





日知錄竹





日知錄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  
 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  
 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  
 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五十二年顯  
 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  
 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  
 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  
 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

悼之四年見于傳而  
 提綱止于二十七年武屏





西京之人才都有質  
美者特少學耳此孔  
子所以為萬世師也

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春秋時猶  
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  
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  
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  
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  
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  
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敝漸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  
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  
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  
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  
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  
齊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曆元  
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  
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  
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  
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脩其業如此而已。惟會  
稽一刻其辭曰節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  
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竊殺正義曰殺壯豬也左氏定  
蓋歸我艾殺寄殺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  
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  
母邵氏曰母云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



不特白踐秦穆公敗  
于殺之後六者是矣  
武庫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  
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  
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  
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  
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  
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  
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  
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  
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  
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  
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  
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致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  
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  
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為之一  
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  
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  
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糝  
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  
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所  
以傾而未頽。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左雄傳論可謂

潛邱按晉世祖泰始元年  
乙酉以傅玄為諫官上疏  
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  
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  
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  
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  
無復清議云是致毀  
方敗常之俗魏文非魏武  
也愚嘗為之說曰清談  
之風一盛于王何再盛於  
嵇阮三盛于王樂而晉  
亡矣然其端則自文帝  
始此六論查者之不可不  
考也



此魏無和薦陳曲逆  
獻侯之意武屏

風俗念之有闕於世  
道在入主審而尚耳

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卽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踈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爲世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凋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正始

亦似刺虞山

陸務觀所以爲韓  
侂胄作記也武屏



所謂正始之音也今人相獎歎輒云可追正始猶沿其習武屏

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玉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咸音曰祭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

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為開晉之始于寶晉紀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簡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之父康被



巨源之論良為名言

山公難免名教罪人

非孔孟何敢當此

金人云字之止惟李侍郎一人蓋據三帝崇慶之初而言武屏

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特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徧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

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係天下。然後知係其國。係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係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 宋世風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嚮。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而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淡鉅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而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

柔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荆公教孫之效哉。

大儒誤識治道之言  
絕不迂腐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及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見于王介甫所上書



能招徠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錄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

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石林燕語故事在京職事官絕

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入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人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承縣主簿首為崇文院較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

為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

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荆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

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

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

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

陵未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為切



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士習蠹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蘇轍疏呂惠卿比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坐作虛譽猶近日名流若惟賄之聞則風斯下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

者均也六二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曰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荆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



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寧人錄是詩知其血  
泪一斗武屏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  
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口口禍此風  
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  
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  
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革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  
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

中正之設所以為清  
議也武屏

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  
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遺意未  
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至

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蕩滌洗  
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

洗除先注當日鄉論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

矣然鄉論之汗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

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

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

亦未嘗不詢于芻蕘然則崇月且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

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温嶠爲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爲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任官職之升沈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毀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爲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爲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關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



且無事不獲奪而人  
人皆盜賊之人之行矣

三代以下惟恐其不  
好名為此也武屏

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保蟲三百人最  
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  
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  
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  
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  
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  
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唯名可以  
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  
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  
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

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  
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  
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  
積滂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  
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顯節  
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  
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  
退之規眾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故計貢之賢  
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  
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令  
且揚其意氣驕人白  
日夫

趨競尚屬才華一流  
猶勝市井賈人之子  
金多則位高也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  
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  
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令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  
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  
或明制避武后嫌名詔改為制纔出試遣搜覈驅馳府寺之門出入  
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歎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  
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  
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  
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  
不能挹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  
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

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  
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  
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微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  
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茲嗟  
乎此言可謂切中今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  
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  
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者莫急於勸學獎廉二事  
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



六不得已而塞其源也  
武屏

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皆知向  
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  
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  
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  
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負  
薪之胤孫叔敖而扶風之子特賜黃金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  
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  
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饜利者  
哉以名為酷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  
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

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

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鈞

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

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

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

沖素儒隱之操淡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

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有養德丘園聲實

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

居不仕至德中賜號立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

靖先生是也宋史同



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陸宣爲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  
田數頃依以爲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  
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廩祿之惠則早已化爲塵土矣國朝  
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  
故竊以爲獎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  
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  
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  
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

今人以無所不取無所  
不爲者爲能

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  
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  
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  
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  
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  
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  
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

松柏彫于微霜雞  
鳴已于風雨呂光與  
楊軌書武屏



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闢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免置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

明代李交世由鎮守中官貪求所改

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錄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遼東之事。有感。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儼爲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壩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



官之失德竊賂章也  
豈但武帥為邊方之  
害文臣之害更甚

其論似偏

為患由似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  
謂改社詩曰  
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番人賦必貪而無貲夫早貴之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  
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常侍  
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  
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  
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

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勳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  
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  
陵入辭文帝令以後編載沙門勳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  
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起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  
欲詣之起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日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  
席訓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起等失色而去  
世說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  
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由江敷謝滌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敷登榻  
坐定敷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



當時猶有蓬中之麻特  
立不回之人近日人心恐一  
概草工之風矣  
如陳瑞之於江陵不廝  
乃具極也武屏

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  
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闈人所坐自萬曆季年  
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  
人為東林諸  
公大詩字頌於輿阜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  
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確然之理不是腐語人心如魚鉞敗神州有  
不陸沈者乎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縈之歇後薛昭緯之  
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  
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  
所並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大雅播遷之餘而思者  
俊文侯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  
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  
桑中張說論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  
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  
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  
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  
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魏文  
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  
之五行志以為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



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楊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顯達語其諸子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顯達之燒塵尾，別是一意，非教子弟厚重也，不當引入武庫。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郡

何必揚墨之域，眉此子雲之本旨也。武庫。



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  
 乃謝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  
 充曰從護之父也武屏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  
 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  
 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袞徒跣自駕靈輿反葬  
 博陵崔謀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  
 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  
 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  
 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邪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  
 玠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  
 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  
 御史中丞崔寬劔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撤中  
 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  
 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  
 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  
 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襪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矣必於  
 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



目録卷之十三  
黨而巳道豈遠乎哉

大臣

說在陸放翁之温公布被銘武屏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致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腆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邪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約關於政化之隆污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審民之道矣

杜黃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獎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賊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賊罪多於朝堂

與前所引又別須還他出路不然觀者且惑矣武屏



遵夏后之訓則近日  
官典俱在必殺

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  
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  
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  
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  
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  
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  
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贖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  
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  
懲培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  
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

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餽篋篋而厲廉隅蓋上有

以勸之矣

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

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糾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寬矣于文定行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

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  
名反有疑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

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甄納光贖罪浸至於寬而不復究

前朝之法也

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

遣戍遼東正統初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母

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

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

蓋鐵論昔秦法繁  
於秋荼而密於髮脂

世風已極非殺不可

似刺溫馬程  
夫百伎倆爾



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令成歸仁所論稅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賊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賊內有史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賊侍衛使張從貴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祿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說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爲小康之世

冊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歸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救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三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賊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賊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賊吏而錮



潛邸按孝桓即位于閏六月  
唐寅先三日亥李固策  
免杜喬為太尉在次年之  
六月詔乃即位後四十四日  
丙戌下於李杜皆不相涉

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  
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為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  
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賊吏子孫不得詐舉豈非  
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賊罪輕者決杖  
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御史

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賊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

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

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

此近日為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

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

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

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

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賊吏法此今

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賊者不得

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

壻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

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亡無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重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

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

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

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

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

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

也守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

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

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贖貨之風日甚一日國

日知錄 卷之十三



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  
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  
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  
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曆以  
後天下水利碾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  
事矣

###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  
齒敘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  
侍衛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

國忠王鉷子孫不原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

朱勔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

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宋史章惇傳明太祖有天下

詔宋末蒲壽庚黃萬石子孫不得仕官饕餮之象周鼎檮

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

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

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

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國不特吏氣風陳史子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

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

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絕剖心

可見爾時尚未有為  
商賈以求利者



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蔑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驪州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而死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冊府元龜權萬紀為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

智及受隋厚恩而蔑棄君親首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萬

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

懲戒制可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

理之助判曰父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眾下所司

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漢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

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

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躡之釁生為不忠之

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

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仍在豈可復

肩隨近侍齒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



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晟之畫。是時壽晟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晟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  
劍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  
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泉州府志  
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刺虞山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  
溫厚有法度三世其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  
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  
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此霍氏之所  
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  
日之官評其先攷之僮約乎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  
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

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劔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  
成帝寵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

教戲門牌之為喪身  
亡家之漸最可痛  
惡

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卽以教  
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  
敗

奴僕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入百誓滿一千

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為露布云

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太

祖數涼國公藍王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

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

亦至于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

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



顯故姆也光夫人東閣氏沒立為妻武屏

僅為賓主猶似自修邊幅

正論武屏

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  
子方等皆老奴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師古曰監  
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及顯妻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  
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  
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  
有烝弑之臣清斯濁纓濁斯濁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閨  
門必自簡童僕始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  
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不但招權納賄而  
灼引漢語以為馮毀則子都亦字也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  
辱至斯而甚異日媿關建祿非此為之嚙矢乎

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  
千人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  
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  
資雇募如江北之例鄭康成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  
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  
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簡風  
淳其必自此始矣

顏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  
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



奴之于賓止應其所問  
不宜叩其所為比常至  
一友人家其家人婦固  
叩余以何事自後余遂  
不復至其家也。若主  
人不在則須請何事豈  
有不應客之問而固叩  
以事者哉武屏

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漢以為恥  
黃門侍郎褻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  
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也史記鄭當時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  
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  
賓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  
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  
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其乘輦車游觀第內鳴鐘吹管或連  
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  
謂門包殆昉於此

###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  
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  
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  
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  
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  
無立錫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  
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  
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  
佛寺暢不敢去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  
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

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元微之詩蕭相淡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  
無人埽樹滿空牆閉戟門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為馬璘  
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  
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  
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阼除舉格令  
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  
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  
家財尋盡冊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  
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  
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王鏐家財  
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富於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褻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  
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  
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勝處之吾見今之大  
家以酒色費者居其一以爭鬪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  
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泚彌奢彌吝

召殺

巧召殺枚召殺吝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狠  
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文  
正自作鄆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鐘鼓  
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  
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  
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跼跼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  
古今同此一轍王荆公詩豈羨京師傳阮嗣宗詠懷詩所  
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  
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

姜伯約事溫公以為非實武屏

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  
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  
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  
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今又不然惟計資財耳間有諷客或之術者而仙佛三家俱不省為何物南北一也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僊  
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脩業以補從前之闕而  
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孽  
孽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

為佛氏之學

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守毫時迎

穎州僧正顯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



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顛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亦有窮而入者如錢受之能開玩之類是也武屏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號州朱陽縣丞郭儂舟投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爲道士

###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爲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

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

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淡斲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宮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

宋大觀四年制士庶拜僧者以大不恭論武屏



最是快事 武屏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其  
必有以處世矣 武屏

日矢金 卷之十三

大杖三百必坐其下夫大杖斷者林二十餘丈實是甘  
貧者事人貴矣三平以存然味遊者寧勉事其親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  
至而埽室布席陳平待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  
風吾黨所宜勉矣  
宋孝建中中軍府錄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  
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  
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  
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  
傳云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

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

詩曰其甑分炊飯同鑊各煮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

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冊府元

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

財玷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

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

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岐諸

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

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

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  
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

日口錄 卷之十三



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爲正論馬亮爲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

財異居

李元綱厚德錄

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

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如分爨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爲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爲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倣陸生之意預爲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爲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

孝廉父別居

見抱朴子

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爲恥若吳之陳表

世爲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



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寢淫後世習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歟。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

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為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

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眾。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

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

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

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

論也。雖百世可也。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為規

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

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

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

謂應賦之下。遇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羅因禮則不徵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

有此風。一入門戶。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曆以

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

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書百忍字乃人之當忍非謂家長也

余所見兄弟之間有之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答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衰郢之

於臣乃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晷為制新衣盥浴

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

珍寶服玩所謂時態也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

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魏晉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

巨源絕交書少加孤露趙彥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其日

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

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

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

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魏志蘇司馬順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

則傳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

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

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

政瓚聞召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

邪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

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礪山一

以生日展百官始于唐開元十七年武屏



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  
 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矣以博為帝  
 不憚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  
 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司馬字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  
 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軼戰  
 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  
 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  
 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覩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  
 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

羅江東云兩朝冠劍  
 恨譙周武庫

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顏事讐行若  
 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  
 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  
 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  
 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  
 齒於人類者矣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為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

見史記鄭當嘗事項籍死屬漢高祖

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

悉令諸籍臣名籍

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

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

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  
 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



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嗚呼豈不  
賢於少事偽朝者乎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  
為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  
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  
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顏氏家訓先君先夫  
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之推父協梁湘東承  
王府記室參軍  
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  
卜地燒磚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

猶稱梁為本朝蓋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  
以為嫌者矣

舊唐書劉昫撰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  
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  
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  
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今大元  
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  
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  
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  
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

漢時椽史謂郡治為  
本朝武庫

昫于廢帝時監修國  
史所謂國史者唐書  
也武庫



君子不幸而值易姓之事惟有寤身削跡與世無涉即為高節之士若在語言文字間以此自表不立鳴高也

時已鼎革何必猶稱故官至食毛踐土不稱年號何不晦迹人間焉用文為

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而書之也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八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襄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宋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致堯入南海自不用梁年號不與張公禮等一例武齊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卷之十三

日知錄卷之十四

兄弟不相為後

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實甲兄弟三王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廟制何如商書言七世之廟賀循謂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徐邈亦云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

唐書禮樂志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立肅

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

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

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舊史亦但言禮儀使

不載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豫章府君宣帝之曾祖潁川府君宣

契湯為二祖大甲太宗大戊中宗武丁高宗

其各



帝之祖惠帝崩遷豫章元帝即位江左升懷帝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不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後皆復祔元帝時已遷豫章潁川尋從溫嶠議復此故事也

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開元初奉中宗別廟

升睿宗為第七室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

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

常數也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

何休解公羊傳文公二年躋僖公謂惠公與莊公當同南

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據大禘如此則廟中

昭穆之序亦從之而不易矣

鄞萬斯大本之立說謂廟制當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

其為父死子繼之常也則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

其為兄弟相繼之變也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

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則知同廟

異室古人或已有通其變者正不可指為後人之臆見也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然則

賀循之論可為後王之式矣

### 立叔父

左傳昭十九年鄭駟偃卒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子產對晉人謂私族於謀而立長親是叔父繼其兄子唐

宣宗之為皇太叔蓋助於此矣

### 繼兄子為君

晉元帝大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

以左氏躋僖公傳改之則兄弟相為後武屏

宣宗之立官官為之耳彼人何所考于故事哉武屏



日知錄 卷之十四 二  
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理不安，乃行親獻，可謂得春秋之意者矣。

### 太上皇

秦始皇本紀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號。猶周曰太王也。漢則以爲生號，而後代並因之矣。

曲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或舉武王爲難。鄭康成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繇之，王迹興焉，不可以一概論也。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據此，則漢高帝於太上皇尊而不諡，乃爲得禮。其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當亦號而非諡也。

### 皇伯考

孝莊總之子 武屏

詞整而意卷

魏孝莊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爲伯考。臨淮王彧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所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盛權，景文二王實傾曹氏。故晉武繼文祖，宣於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致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



追崇人子至情但不應入廟身

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若去帝稱皇。求之古義。少有依準。不納先朝嘉靖中。迺崇之典。與此正同。襲典午之稱名。用孝莊之故事。蓋并非張桂諸臣之初意矣。

### 除去祖宗廟諡

漢惠帝從叔孫通之言。郡國多置原廟。元帝時貢禹以爲不應古禮。永光四年。下丞相韋玄成等議。以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後魏明元貴嬪杜氏。魏郡鄴人。生世祖。及卽位。追尊爲穆皇后。配享太廟。又立后廟於鄴。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戚。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是古人罷祖宗之廟。而不以爲嫌也。王莽尊元帝廟號高宗。成帝號統宗。平帝號元宗。中興皆去之。後漢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桓帝尊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貴人曰敬隱皇后。順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獻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正。據禮和安。順桓四帝。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



其本文曰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大廣臣愚謹擇其美稱而正之云云言二聖者謂高祖也武屏

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是古人除祖宗之號而不以為忌也後世浮文日盛有增無損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列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此為杜撰之言蓋取唐禮志也武屏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傖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自此宗廟之廣諡號之繁沿至本朝遂成典故而人臣不敢議矣

漢人追尊之禮

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師古曰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又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春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漢人近古而作備者定陶共皇一議也



諡法

孝宣卽位思戾悼之名不為隱諱亦無一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漢人醇厚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復之報申於國家者多矣

戾國之事去孝宣卽位已十七年矣又其一時大臣皆已生死反復之報將何而施此非知情勢之言武屏

昭是美諡文無畏日鄭昭宗辭(武屏)

季孫問於榮駕鶯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然諡之曰昭亦但取其習於威儀爾諡法容儀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復晉昭侯鄭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見弑於其臣是昭非饗國克終之諡也此外齊晉曹許皆有昭公亦無可稱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見殺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漢孝昭帝始以為美諡而唐之昭宗亦見弑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無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賜諡為埽公唐代宗追諡其弟故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內禪

左傳齊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史記趙武靈王傳國於子惠文王自稱主父此內禪之始竹書紀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扁帝扁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於別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謁見冊府元龜城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廟之門郎獨孤晏奏



禮人臣不敢輕議然竊以爲兩廟二主非嚴敬之義蓋唐書所謂王璵緣生事亡韋彤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 封國

唐宋以下封國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趙府有江寧王代府有溧陽王遼府有句容王韓府有高淳王而楊洪封昌平伯石亨李偉封武清伯張軫封文安伯曹義封豐潤伯施聚封懷柔伯金順羅秉忠封順義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蔣輪封玉田伯此皆亦畿縣名而以爲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齊書文惠太子子昭秀封臨海郡王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

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爲巴陵王當時臨海郡屬揚州王畿故也豈有以神臯赤縣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

宋時封國大小之名皆有準式而陸務觀謂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夏陽縣伯曲阜今仙源縣夏陽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此二縣以爲司封之失職有明則草略殊甚卽郡王封號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縣或以古縣或但取美名初無一定之例各之不正莫甚於今代

集釋據老學菴筆記

有明原作本朝今改



乳母

舊唐書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內出宣旨。妳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妳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妳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中書門下。奏曰。臣聞周制宮職夫人只列三人。漢氏後宮之號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至於列妾。縱稱夫人亦無裂土割郡之號。以胡組郭微卿保養宣帝之功。子孫但受厚賞而無封爵。後漢順帝封阿母宋氏爲山陽君。則致漢陽地震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師。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初無爵邑。但擇美名。至高齊陸令萱以乾阿妳授封郡君。尋亂制度。中宗神龍元年封乳母于氏爲平恩郡夫人。景龍四年封尚食高氏爲蔣國夫人。封爵之失始自於此。後睿宗下詔封玄宗乳母蔣氏爲吳國夫人。莫氏爲燕國夫人。歷載以來。寔爲訛弊。伏以陛下重興寶運。再闡丕圖。奉高祖太宗舊章。行往代賢君故事。今則宣授乳母爲郡夫人。竊意四海九州之內。有功勞安社稷者。得不對室家而慙於所命之爵乎。臣等參詳妳婆楊氏王氏雖居濕推燥。並彰保養之勤。而胙土分茅。且異疏封之例。况昭儀內侍燕寢。位列宮嬪。夫人則亞列妃嬙。供奉左右。豈可以嬪御之號。增榮於阿保。揆之典禮。良有乖違。其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

參用冊府元龜

當國命贅旒權



臣問鼎之日而執議若此有明自永樂中封乳母馮氏為保聖賢順夫人實錄永樂七年三月戊辰遣官祭乳母保聖賢順夫人馮氏列宗因之遂為成例而奉聖夫人客氏遂與魏忠賢表裏擅權甚於漢之王聖矣

聖節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其時無所謂聖節也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於花

初筠先生云疑當以節字為句先字連下讀

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為令從之十八年閏六月辛卯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竝就千秋節先賽白帝報田祖然後坐飲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樓以千秋節百官獻賀賜四品已上金鏡珠囊練彩五品已上束帛有差上賦八韻詩又制秋景詩此節名醕宴之所起也杜甫詩自罷千秋節頻傷八千秋節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日因以其日名節而君臣共為荒樂當時流俗多傳其事以為盛其後巨盜起陷兩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埋壘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史不書復著其詳肅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置節年月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力士為金剛神王



召大臣膜拜圍繞自後相沿以為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於麟德殿德宗貞元十二年復命以儒士參之此齋醮之所起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八月癸巳千秋節命諸學士及僧道講論三教同異則玄宗時先行之

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誕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名馬計二十餘萬自是歲以為常後增至百餘萬此進獻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勅以今月六

日是朕載誕之辰奉迎皇太后於宮中上壽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

罷之韋綬傳綬以七月六日是穆宗載誕節請以是日百官詣光順門賀太后然後上皇帝壽從之宰臣奏古無生日稱賀之儀其事遂寢元稹長慶集有賀降誕日德音狀考冊府元龜次年長慶元年七月庚子仍行此禮而史遺之也又云敬宗寶曆元年六月勅停此禮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

誕日僧徒道士講論於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謂宰臣曰

降誕日設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雖置齋會惟對王源

中等暫入殿源中為翰林學士至僧道講論都不臨聽宰臣路隨

等奏誕日齋會本非中國教法臣伏見開元十七年張說

源乾曜請以誕日為千秋節內外宴樂以慶昌期頗為得

禮上深然之宰臣因請以十月十日為慶成節從之開成

二年九月甲申詔曰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錫宴庶同歡

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會宴蔬食任陳脯醢永為常

例又勅慶成節宜令京兆尹准上巳重陽例於曲江會文

武百寮其延英奉觴權停太和九年浚曲江作紫雲樓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

亭自是武宗為慶陽節宣宗為壽昌節懿宗為延慶節僖



宗為應天節昭宗為嘉會節哀帝為乾和節並冊府元龜然則此禮辨於玄文二宗成於張說源乾曜路隨三人之奏而後遂編於令甲傳之百代矣

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七年尚書左丞相乾源曜右丞相張說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聞聖人出則日月記其初王澤深則風俗傳其後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湯本玄鳥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錄追始樂原其義一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氣合神九龍浴聖清明總於玉露爽朗冠於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見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羣臣相賀曰誕聖之辰也焉可不以為嘉節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陽射圃五日綵線七夕粉筵豈

同年而語也臣等不勝大願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著之令甲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以是日獻甘露醇酎上萬歲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絲結承露囊更相遺問村社將壽酒宴樂名為賽白帝報田神上明玄天光啓大聖下彰皇化垂裕無窮異域占風同見美俗帝手詔報曰凡是節日或以天氣推移或因人事表記八月五日當朕生辰感先聖之慶靈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請為令節上獻嘉名勝地良游清秋高興百穀方熟萬寶以成自我作亦舉無越禮朝野同歡是為美事依卿來請宣付所司路隨奏不錄

太祖實錄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罷天下進賀聖節冬至表



何不并朝賀斷之確守  
前古乎武屏

箋上曰正旦為歲之首天運維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進  
表稱賀禮亦宜之生辰冬至於文繁矣昔唐太宗謂生辰  
是父母劬勞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於是日不勝悲  
悼忍受天下賀乎宜皆罷之自是每聖節之日齋居素食  
不受朝賀十三年七月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表上請然後  
許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賀宴羣臣於謹身  
殿歲以為常然而不受獻不賦詩不賜醺不齋醮則聖諭  
所云勉從中制者也

### 君喪

世謂漢文帝之喪以日易月考之於史但行於吏民而未  
嘗槩之臣子也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天子之喪當齊

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謂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當臨

者旦夕各十五舉音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

七日釋服已下者下棺謂已葬也自始崩至於葬皆衰及

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織以示變除之漸自始崩至於葬

既無定日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

未葬則服不除矣後世遂以日易而已葬之後變為輕服

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則又三十六日總而計之則又百餘日矣此所以制其臣

子者未嘗以日易月也至於臣庶之喪不為制禮而聽其

自行或厚或薄魏其武安傳言欲以禮為服制然三年之

喪其能行者鮮矣孟子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君亦莫之行也是史書所記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史

喪絕之廢已矣



本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漢書本紀原涉父死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游俠銚期

父卒服喪三年韋彪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  
瘠骨立並後漢書本傳鮑昂處喪毀瘠三年服闋遂潛於墓次鮑

傳薛包為父及後母行六年服喪過乎哀劉趙淳此從其

厚者矣翟方進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本傳此從其薄者矣東海王

臻及弟蒸鄉侯儉母卒皆吐血毀背至服練紅追念初喪  
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後漢書本傳袁紹生而父死

弱冠除濮陽長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家廬六年  
三國志注引英雄此失之前而追行於後者矣薛宣為丞

相弟修為臨苗令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

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門之內而厚

薄各從其意者矣漢書本傳然而哀帝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

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而應劭言漢律不

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楊雄傳是其所以訓之臣庶者未

嘗不以三年為制也若夫君喪之禮自戰國以來固已久

廢文帝乃特著之為令以干百姓之譽而反以蒙後代無

窮之譏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至唐玄宗肅宗之喪遂改

為初崩之後二十七日唐書崔祐甫傳常哀之議云禮

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

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崩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

肅宗崩始變天子蓋變而逾短而亦不無追咎夫漢文之

詳此似漢時服制但  
施於未仕者而已仕  
者聽之未知是否



此正與子真位之際故勢不能行耳

作俑矣

晉書羊祜傳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人主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謂禦人以口給者也不能緣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幾而賈后殺姑劉石更帝豈非詒謀之不裕哉

後秦姚興母虵氏卒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興從之何乃儻羊祜之見其不及姚興之臣遠矣

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按此唐制非漢制范誤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



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耐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真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并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枋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輜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聖王之遺意而立爲中制者。

楊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爲君斬衰三年。禮也。四海過密八音。禮不下庶人。且有農畝服賈力役之事。豈能皆服斬衰。但過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

朱子作君臣服議曰。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北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當參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降殺之節。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



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耐廟之後許承  
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  
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  
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  
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世儀嘗勸為君喪五服之圖其略為嗣君及

勳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

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

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蓋

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

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

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為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為天子卿

大夫為其國君家臣為其主若庶人之為其國君但齊衰

三月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

而巳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

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

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註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而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

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

居堊室此言國君之喪正義以為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

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

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

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  
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如喪考妣此

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為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也餘以此推之武屏



軍民三月之外許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祔廟之後許承  
議郎以下小祥之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  
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  
行吉禮焉官卑而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遷官者從新貶官  
者從舊如此則亦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太倉陸道威世儀嘗勸為君喪五服之圖其略為嗣君及  
勲戚大臣斬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斬衰期年四品以  
下斬衰九月七品以下斬衰五月士庶人斬衰三月庶君  
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絕而服有降殺亦不至捍格難行蓋  
本朱子之意而實出於魏孝文所云羣臣各以親疏貴賤  
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之說然三代

此亦如九族服制諸侯  
為天子之子則大夫乃其  
也餘以此推之武屏

之制亦未嘗不然所謂為君斬衰三年者諸侯為天子卿

大夫為其國君家臣為其主若庶人之為其國君但齊衰

三月白虎通曰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三月

而巳又曰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

近故制有日月服問曰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

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註曰不服與畿外之民同而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

之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

居堊室此言國正義以為位尊恩重位卑恩輕之等檀弓

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是其所以別親疏明貴賤者則

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別無所謂國君而等威之辨  
則未嘗有異於古苟稱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禮復見於今  
日而人知尊君親上之義亦厚俗之一端也朱子曰百官

如喪考妣此



其本分四海邊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也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為君為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存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間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挾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今婦人之位既不在外則從宜也武屏



其本分四海遐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也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則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禮為君為父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存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者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以其長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濟陽張爾岐言今人受弔之位主人伏哭於柩東賓入門北面而弔拜畢主人下堂北面拜賓相習以為定位鮮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柩東時婦女當在何所乎女賓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賓又至又將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內外之位又妨主賓拜謝之節考之士喪禮主人

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此未斂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賓則升降自西階即位於西階東南面拜之固已不待賓於堂上矣及其既斂而殯也居門外倚廬唯朝夕哭乃入門而奠其入門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固不復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時即位於堂南上者唯婦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柩東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婦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斂以前則以柩東為位既斂而殯則堂下直東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於此則內外之辨賓主之儀無適而不當矣

今婦人之位既不在外則從宜也武屏



南史孔秀之遺令曰世俗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居喪不弔人

禮父母之喪不弔人情有所專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

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穀梁子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

不弔天子之喪猶可以不弔而况朋友故人之喪乎孔氏曰若

有服者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喪之人不能不出獨廢此

禮有所難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後或庶乎其可耳

像設

古之於喪也有重於耐也有主以依神於祭也有尸以象

神而無所謂像也左傳言嘗於太公之廟麻嬰為尸孟子

亦曰弟為尸而春秋以後不聞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

像設君室之文尸禮廢而像事興蓋在戰國之時矣漢文翁成

都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聽向後屈膝當前七十二弟子侍於兩旁

朱子白鹿洞書院只作禮殿依開元禮臨祭設席不立像

正統三年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

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

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

合經神祇不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以為國初更定神號

不除像設必有明見難以准行今按鳳陽縣志言洪武三

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



時爵號一皆革去。未幾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畫雲山圖像，在兩廊者泥在兩廊壁上，千載之陋習，為之一變。後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於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

宋文恪訥國子監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陋習乃革。是則太祖已先定此制，獨未通行天下爾。

### 從祀

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矣

宋史贊言：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

###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慈谿黃氏震曰：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何如也。曾子

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繼而止之，而非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詆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

宋史禮志：度

正月戊申，封顯孫師。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

所以升子張者，據孟子公孫丑之言也。武屏。



按理宗作額孫子贊其末語云色取行違作戒後人似亦不足之辭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孝弟之說為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剗攻之於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按論語首篇即錄有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日子門人實欲以二子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其為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釐正孟子不曰有若似孔子而曰有若似聖人史記乃云有若狀似孔子謬甚

嘉靖更定從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

申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

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

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太宗紀無賈逵止

儀志增又按唐大典祠部各有賈逵然貞觀時未祀七十

二弟子則為二十二人開元八年勅七十二子並許從祀

則卜子夏已在其中而先儒止二十一人六典國子祭代

酒司業條云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賢則亦誤也

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

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迨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

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元豐七年始進荀况楊雄

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於聖人而無傳註之功不

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宋史禮志

必云傳註之功亦誤也彼七  
十子中有傳註之功幾人  
哉武屏

七年從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以孟子同顏子配享殿  
上封荀况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並從祀於左



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徽宗政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玉同  
 顏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雋臨川伯從祀諸賢之末  
 此封三人為增入從祀之始而不及董仲理宗寶慶三年  
 錄至元文宗至順元年方進仲舒從祀  
 進朱熹淳祐元年進周頤避光廟諱張載程顥程頤景定  
 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三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  
 論之唯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註易本義詩傳

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  
 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者爾成化三年五月乙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劉定之請以元儒陳澹以胡安國蔡南軒之論語解東  
 沈例從祀勅下江西考其行事以聞

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  
 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  
 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去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又改鄭象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祀於其  
 鄉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成化初劉定之議以為左  
 丘明以下經師二十二人雖其中不無可議然當世衰道  
 微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者守  
 其遺經轉相付授講說注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  
 其為功殆亦猶文武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  
 尚能保守姬姓之宗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  
 存者也雖有大過亦當宥之况小失乎又曰愚竊以為  
 仲尼素王也七十子助其創業者也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  
 也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

戴聖治九江多不法子  
 及賓客為羣盜馬融  
 為梁冀所害李固  
 王肅三反王弼為清言之  
 伯杜預賂權要如何可  
 因其傳註之功遂列聖  
 人之左右乎武屏

棄漢儒保殘守缺之功而獎末流論性談天之學於是語  
 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  
 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貞觀之制乎此其意也

嘉靖之從祀進歐陽修者為大禮也出於在上之私意也  
 進陸九淵者為玉守仁也出於在下之私意也與宋人之



自漢以來為經詩考多  
矣幸以真書傳而祀  
非也武屏

進荀楊韓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  
成化四年彭時奏謂漢晉之時道統無傳所幸有專門之  
師講誦聖經以詔學者斯文賴以不墜此馬融范甯諸人  
雖學行未純亦不得而廢

### 祭禮

陸道威著思辨錄欲於祭禮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謂古人  
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統一族衆無如祭法文公家禮所載  
祭禮雖詳整有法顧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  
之不能通諸貧士又一歲四合族衆繁重難舉無差等隆  
殺之別愚意欲倣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為宗祭法歲  
始則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與大宗主之仲春則祭四代

此為不經之譚武屏

以高祖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衆繼  
高之宗主之仲夏則祭三代以曾祖為主祖考則分昭穆  
居左右合同曾祖之衆繼曾之宗主之仲秋則祭二代以  
祖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衆繼祖之宗主之仲冬  
則祭一代以考為主合同父昆弟繼禰之宗主之皆宗子  
主祭而其餘子則獻物以助祭不惟愛敬各盡而祖考高  
曾隆殺有等一從再從遠近有別似於古禮初無所倍或  
曰高曾祖考祭則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當隨時加損答  
之曰凡禮皆以義起耳禮有云上殺旁殺下殺中庸言親  
親之殺是古人於禮凡事皆有等殺况喪禮服制父母皆  
服三年而高祖則齊衰三月此今律文是喪禮已有等殺何獨



日知錄 卷之十四  
於祭禮不可行乎此雖勑舉恐不無補於風教也

女巫

周禮女巫舞雩但用之旱暵之時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陰也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證也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之禮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杜岐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東下山東足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多是謀猷之士少有通儒碩學所以郊祀上帝六宮及女巫預焉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歌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大金國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覲淫祀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唐書黎幹傳代宗時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

日知錄卷之十四



日知錄卷之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丘者楚昭王墓謂之昭丘趙武靈王墓謂之靈丘而吳王闔閭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稱陵者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疆秦至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陵有晉襄公之陵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始自疆秦

通典襄



墓祭 帝王墓皆不封而祭此因太甲不惠故遷之未可以為廬墓之據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曾子問宗

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

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

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曰畢文

王墓地名也此緯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國事之變

也將祭而為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宗廟之禮無聞而特

起寢殿於墓側見漢官儀 宋書禮志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

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漢之西京已崇此

禮叔孫通傳言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師古曰從高

冠游於高廟每月初一為之韋玄成傳言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此皆承秦之制故後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

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蔡邕記

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

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

百寮就園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

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八

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

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

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監水陳妝具貢禹奏言武帝取好

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

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敞書



茂陵宮人嘗見武帝  
未幸之大將軍復蓋  
其教後遂不至武崩

議禮之儒每多迂拘  
哀慕天性豈帝王  
非人子耶

王導始謁元帝陵  
所謂春同友執者  
謂茂宏也武崩

官各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不當  
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園宜出其過制者是諸侯王園亦有  
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桓  
帝尊母區氏為博園貴人靈帝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皆  
以陵園為名程氏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  
朝十五輒向帳作伎陸機為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而十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  
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  
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妝具左右  
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傳之以為盛節  
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之衰也明帝遺詔無起寢  
后更衣別室而蔡邕以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  
七廟之制遂廢廟藏主於光烈皇  
不可省者殆曲為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

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  
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繼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  
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殿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  
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晉宣王  
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為近古朱書禮志晉宣帝  
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  
平陵然遂不敢謁高陵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  
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及執率情而舉  
非維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  
於是遂止以為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臣不  
拜山陵導以元帝昭乾三陵皆目祭景直請罷不從  
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謁陵唐太  
宗立宗亦並行之唐書彭景直傳景龍末為太常博士時  
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為恆式胡三省

日知錄 卷之十五 三



元教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寔以成俗宜許上墓  
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五代  
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  
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  
而陵寢亦有衣冠嬪御之制杜子美橋陵詩宮女韓退之

豐陵行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

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淡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車

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

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

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又

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

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則

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

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

也

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

當是舊字萬曰古人為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既不得奉其廟

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

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

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

也而惑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偽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



史記此處疑有缺文誤字  
武庫

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史言上冢者自

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

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

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

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

後。孔子既歿，弟子即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

不達，以為祭於冢也。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

自匈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

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為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

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

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為之供具

者，董賢為侍中駙馬都尉，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是也。有

贈諡而賜之於墓者，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

者，光武至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

弔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蘧氏在城之東南，今民亦饗其丘墳。文選作尚水經注引此作

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楊倫行喪於

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如此便怪誕



十餘年者矣。陳蕃傳至乃市賈小民相聚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教於斯大壞矣。城隍廟行與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高帝母起兵時死於小黃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極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又招魂而葬謂之埋神武庫

唐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玄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祇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既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為心。彼耕象而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即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禮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寢陵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今俗乃用十月一日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文帝霸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

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

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

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

此二陵謂霸杜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漢書王莽傳赤眉發掘園陵惟霸陵杜陵

完按史記孝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為飾而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為後王之則然

致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蓋

自春秋列國以來厚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

不能盡除而史策所書未必皆為實錄也秦賦天聖人之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

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非孝文之不盡除而文帝之陷親于不葬也武屏



非若士之不可與言也

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附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溪山而安者。卒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日掘溪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蓋古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



而沉於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

之體若玩好貨寶鐘鼎壺盥以冰置水漿於其舉馬衣被

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室椁也

累棺椁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

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

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

矣安死篇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

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

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曠古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

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

人於此為石銘置之椁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

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

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

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

聞見齊荆燕嘗亡矣齊湣王楚平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

皆亡矣作書之時秦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

勝數上猶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

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甌

者而逐之魏同史記蔡澤傳入憚耕稼采薪之勞不肯

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於是乎

聚羣多之徒以溪山廣澤林藪扑擊過奪又視名丘大墓

送身之言



葬之厚者求合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爻之大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與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陵隰則同乎陵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家扣東家文公家也文也家在城東齊未亡而莊公家扣莊公名釁信公之因謂之東家父在位六十四年國安寧而猶若此文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爻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璠璣

收此季平子意如之喪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

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言必發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

以救過也

前代陵墓

漢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

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師古曰即信陵君也各五家令

視其冢復亡以與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詔曰

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頽

呂氏之書不具淺義  
揆其數言切于情事  
者可也朕取兩篇徒為  
繁文武屏



童兒牧豎踐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閏月壬午。魏詔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或寧亂庇民。墳墓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聞。南齊明帝建武二年十一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身經南面。負展宸居。或功濟當時。德章一世。而塋壟攢穢。封樹不脩。豈直嗟淡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堦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梁武帝天監六年。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

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寢遠宿草。榛蕪望古。興懷言念。滄

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司勤加守護。勿令細民侵毀。作兵

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文選載任昉為下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

百步。不得樵蘇踐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

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迹隨物變。陵

隧杳靄。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藉。可明敕所在。諸有

帝王墳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隋煬帝大業二年十

二月庚寅。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

而歷運推移。年世永久。丘壟殘毀。樵牧相趨。塋兆堙蕪。封

樹莫辨。興言淪滅。有愴於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



近十戶。蠲其雜役。以供守視。唐太宗詔見下唐玄宗天寶三載十

二月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

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采古人於異代山陵必為之脩護

若此。陳書淳于量傳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

宋熙寧中興利之臣建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

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翦伐無遺。宋史鄧澗甫傳小民

何識自上導之靡存愛樹之思但逐樵蘇之利吁非一朝

之故矣

金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七年二

月甲戌詔禁醫巫閭山遼代山陵樵采。金史幹魯古孛堇傳乾州後為閭陽

縣遼諸陵多在獨元之世祖縱楊璉真伽發宋會稽攢宮

不問此自古所無之大變也。元史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

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

實錄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

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

有經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

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

意者鮮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

昭然為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

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陳文帝天

嘉六年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

必自小人宋太祖亦有脩祭前代陵墓之詔武屏宋人言利之害至于責祠廟則耕陵寢其輕事也全

碑具骨以燒磚武屏



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  
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  
逾二百若其經綸王業措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之而  
零落山丘變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  
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天祚光  
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  
宋之封每車駕巡游眇瞻河雒之地故橋山之祀蘋藻弗  
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惟戚藩舊壟士子故塋掩殮未周  
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  
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  
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墳  
冢被發絕無後者可簡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采庶幽  
顯式暢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四年九月壬午詔曰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  
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侯北阜斯  
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歷選列辟遺迹可觀良宰名卿清  
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於隋室諸有明  
王聖帝盛德寵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  
顯行緯文經武致君利俗丘壟可識塋兆見在者各隨所  
在條錄申奏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若  
有毀壞卽宜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是則不獨前代山  
陵卽士大夫之丘墓並爲封禁亦興王之一事可爲後法



者矣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

不得已而停者常焯言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

晉書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

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生者猶

然況於既歿是以兖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殺尸喪不

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南史鄭鮮之傳鮮之議

餘年不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

征尸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

清議南齊書振武將軍丘冠先為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

不可復尋世祖特赦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當江左偏

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

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為者哉晉書賀循傳為武康令

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舊

唐書顏真卿傳時有鄭延祚者新書朔母卒二十九年殯

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冊府元

龜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丙午敕曰古者立封樹之

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

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為無主或羈束於仕宦

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

因心非以厚葬為賢只以稱家為禮埽地而祭尚可以告

日知錄



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  
 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搢紳人士當體茲懷應內  
 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  
 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  
 得申舉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昂兄弟  
 以不葬父母奪職並本傳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  
 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  
 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筆鋒犀利可喜

良法美意

張稷若爾岐采皇甫謐之名作篤終論其下篇曰葬之習  
 於侈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為厚  
 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  
 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  
 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喪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  
 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  
 為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  
 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  
 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為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  
 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  
 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  
 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  
 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為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即



今人惟知為子孫求田問舍  
孰有念及先人者

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  
 即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  
 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晏子春秋生者不得安命  
之日蓋憂死者不得葬命  
 蓄哀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  
 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得依  
 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喪者，謂子為夫妻  
 為夫，臣為君，孫為祖，持父及皆為喪主，不得除也。其餘謂期  
 以下至總也。劉世明日：乘子雖非喪主，亦不得除。張憑  
謂已嫁之女，猶不得除。天性難可盡奪，疑則  
從孔叢子：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  
 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司馬  
葬論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  
 亦云

不除服，其心所痛在於未葬，以為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  
 與未及三月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即吉矣。何也？喪之即  
 吉，始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為禮，起於既葬送形而往，迎精  
 而反，故為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為而虞，不虞則卒哭而  
 禫，皆無所為而舉。卒哭與禫，不得舉，又何為而可以練，何  
 為而可以祥，且禫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未  
 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喪服小記三  
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劉世明  
日禮：虞而往，禫而練，而毀廬居室，室祥而席禫，而牀今  
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  
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斯其所  
 以可以除而弗除，與斯其所以寧斂形還葬，縣棺而封，而  
 必不敢為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葬也。與由是言之，則



人子之未葬其親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未代之澆風舉百王之墜制必有聖人起而行之者

陳可大曰以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喪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喪期已下至總之親且不得變葛而為之子者乃循葬畢之制而練而祥而禫是則今之人其無父母也久矣

令之士大夫即父母臨終之言猶頭背之何在服制

魏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則及母丘儉敗仲武出其妻司馬師夷儉三族故仲武出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母丘氏立別舍而不告絕及母丘氏卒正舒求祔葬陶不許正舒不釋

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弗得以至死亡

宋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屬大明孝武帝末年號末

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光數合為粥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重為營冢壙朱子采入小學善行篇梁殷不佞為武康令

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絕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

泣及陳高祖受禪起為戒昭將軍除婁令至是四兄不齊

始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禮節如始聞喪若此者又三年

唐歐陽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

唐歐陽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以歲凶未葬四年居廬不



釋服冬月家人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通覺大怒遽令撤之元孫瑾父喪停柩四載衣不解帶此數事可為不得已而停喪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人間之交際往來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為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為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

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

而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矣為其必去之也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

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詩曰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哀公問曰紳委

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

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後之議禮者必有

能擇於斯者矣

又攷實錄永樂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喪再期皇太子

以母喪未葬禫後仍素服視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

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禮同大祥十一月二十一年三月夫天子

之子尚且行之而謂不可通於士庶人乎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追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殯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突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宋史孫覺傳知福州閩俗厚於昏喪其費無藝覺裁為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五元史干文傳傳為婺源知州婺源之俗男女昏聘後富則淪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即召其耆老使以禮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喪俱畢

### 假葬

晉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馬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魏志傳年十餘歲喪父時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假葬宗始見於此三年卽吉詔用為征東參軍論者以為不合禮鄭志曰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今人遠離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荅曰葬者送親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齊人葬其公于北渚夫自漢改殯二氏之風亦入聖公憲然大變以其法也

古人改殯之禮必反於宮寢不拘卽遠之制齊莊公以襄



高宗此事情有可矜  
不得拘泥以為欺誑  
武屏

公二十五年為崔杼所弑葬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崔慶  
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  
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夫自郭  
外之葬歷三年之久出而遷之路寢為之改殯不以宮廷  
為忌不以兵死為嫌古人送往慎終之禮如此景公莊漢  
和帝以梁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追服喪  
制蓋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盡若宋之高宗於梓宮  
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誠  
千古之罪人矣

冊府元龜載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瓊  
往曹州簡行哀帝陵寢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顧惟寡德  
獲嗣丕圖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誠靡怠爰自重興廟社  
載展郊禋旋蕩滌於瑕疵復涵濡於慶澤蓋憂勞靜國曠  
墜承祧御朽若驚涉川為懼由是推移歲月鬱滯情懷恭  
念昭宗晏駕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遽殞龍顏委  
冠劍於仇讎託山陵於梟鏡靜惟規制豈叶度程存愴結  
以彌淡固寢興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懷宜令所司別  
選園陵備禮遷葬貴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  
寮體朕哀感雖有是命以年饑財不足而止也  
葬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宋史紹興二十七  
年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



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蒸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景定二年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日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合城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發乃五月六日夜風雷驟至獨盡撤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越明日據寺僧發覺陳狀爲之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昇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展禽謂夏父弗忌必有殃旣葬焚煙徹於上或者天實災之然謂之殃則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麋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尸猶有所不忍也衛侯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殆



自古以來所無之事田單守卽墨之孤邑積五年思出萬  
 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故襲用其毒誤燕人掘齊墓燒死  
 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齊破燕矣然則焚其先人之  
 尸為子孫者所痛憤而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  
 此詭計以誤敵也尉佗在粵聞漢掘燒其先人家陸賈明  
 其不然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燒王先人家耳舉至不可  
 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為之也尹齊為淮揚都尉所誅甚多  
 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說者謂其尸飛去夫欲  
 燒其尸仇之深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  
 可畏也漢廣川王去淫虐無道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其尸皆

燒為灰去與昭信旋亦誅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

亦遂誅滅魏文帝終制略曰喪亂已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

也豈不重痛哉東海王越亂晉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

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夫越之惡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

而忍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

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玄感反隋亦掘

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

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

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

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

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

元暉之事非實也乃全忠誣何太后耳



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  
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則宋  
誅太子劭逆黨王鸚鵡嚴道育既焚而揚灰於河之故智  
也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為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  
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佛者  
外國之法今吾所處中國邪外國邪有識者為之痛惋久  
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為甚天  
幸廢之何可與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  
罪備勝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亭不許再行起置其於  
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  
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備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

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為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  
其租稅而更為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  
可興民俗可厚也嗚呼古人於服器之微猶不敢投之於  
火故於重也埋之於杖也斷而棄之況敢焚及於尸柩乎  
荼毗之教始於沙門塞外之風被於華夏卒有之適伊川  
其亦預見之矣為國以禮後王其念之哉列子言秦之西  
有儀渠之國者  
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荀子言氏羌之民其骨也不憂其係纍而憂其死不  
焚也蓋西羌  
之俗有之

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於其亡也乃有楊璉  
真伽之事

漏澤園之設起於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法



期功喪去官

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攷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實實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又風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碑云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憂即日輕舉圉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

潛邱按趙相劉衡碑以琅邪相亡即日輕舉非憂字也從金石錄

潛邱按高陽令楊著碑拜恩善侯相遭從兄沛相憂此作遷高陽令誤

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尤異當遷為會

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喪皆謂

則謂之下大憂王純碑云拜郎失妹寧歸遂釋印綬晉陶

淵明作歸去來辭自序曰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

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晉嵇紹傳拜

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之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

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

亦頗有改者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

博士韓光議以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

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而潘岳悼亡詩曰疊疊期

月周戚戚彌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是則期



喪既周然後就官之證今代之人躁於得官輕於持服令  
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為伍況三代聖賢之列乎曰  
晉書傅咸傳惠帝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  
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  
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旨未下輒行造  
謁急諂媚之敬無爰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張輔傳  
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  
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劉隗傳世子文學王籍之  
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並奏之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  
周顛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

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  
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顛等知  
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從之謝安傳期喪不廢  
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頗以此  
譏焉當日期功之喪朝廷猶以為重是以上挂殫文下干  
鄉議史記魏其武安傳丞相語灌夫曰吾欲與仲孺過魏  
其侯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服謂期功之服是則漢時  
有服不預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  
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  
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  
申明令式禁斷唐時格令未墜前經今則有說齊衰而入  
大夫之門停殯宮而召親朋之會者至乃鬚踊方聞矜輦



世代之降大抵禮日益亡  
法日益敝所以持世者  
俗說異端而已武庫  
庭裕或作延裕見通  
鑑考異全上

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歲深宜乎板蕩之哀甚於永嘉之世  
嗚呼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裴庭裕東觀奏記大中朝有前鄉貢進士楊仁瞻女弟出  
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日有期喪仁瞻不易其日憲司糾  
論貶康州參軍馳驛發遣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  
九月敕原州司馬聶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賢不守條章疆  
買店宅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  
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唐季五代之時  
其法猶重

冊府元龜唐薛膺為左補闕弟齊臨陣為飛矢所中卒膺  
聞難不及請告馳馬以赴與弟袞庠處喪如禮膺去左補  
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袞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  
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王巖叟為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  
州倉將上會兄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  
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然  
史之所書亦寥寥矣

漢人有以師喪去官者如延篤孔昱後漢書劉焉蜀志並見於  
史而荀淑之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則朝廷固已許  
之矣其亦子貢築室於場二三子羣居則經之遺意也與  
總喪不得赴舉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



見於崇政殿時稹冒總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引服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係人並贖金殿一舉今制非三年之喪皆得赴舉故士彌躁進而風俗之厚不如昔人遠矣。

喪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曰倍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之內故云爾然則納幣猶譏而況於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將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既公除合行吉

禮于志寧上疏言禮記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春秋書魯莊公如齊

納幣杜預云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故也

此則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

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漢文帝詔曰天下吏民

酒食此漢文創制其儀為天下百姓母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

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

理宜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

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

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豈非有國



今人有乘血喪而娶者謂之披親或云白親俗流夫世敗壞意激也久夫賦

之典本於天經地義故守禮之臣猶得引經而爭者哉  
晉書載記言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在喪嫁娶時勸號所部為國人  
金史章宗紀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  
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僭國間朝猶然  
今人反不講此

實錄正統十三年四月楚王季淑奏弟大冶王季煥擇武  
昌護衛指揮同知翟政妹為妃昏期在邇不意叔崇陽王  
孟煒薨逝季煥應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禮部議言王於崇  
陽王當服期年緣崇陽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節冊到日  
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服滿成昏從之正月乙未遣承勳侯徐安等持節冊封王  
妃

天順二年十月庚戌瀋王佶焯奏父康王存日擇潞州民  
李剛女為弟永年王妃李磐為妹長平郡主儀賓已受封  
冊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喪已越大祥陰陽書謂明年  
為弟妹婚不利乞允於今年擇日嫁娶禮部侍郎鄒榘言  
三年之喪禮之大者服內成親律有明禁今瀋王與郡王  
郡主俱父喪未終乃惑於陰陽之說而欲廢此喪制乞行  
長史司啓王俾待服闋成禮上曰是長史不能輔導之罪  
也其命巡按御史執問如律

十月癸丑廣靈王遜焮薨癸酉敕靈丘王遜焄日所奏第  
四子第五子俱鎮國將軍并女臨城縣主俱已奏報欲於  
本年九月後成婚且爾兄初喪正哀戚不暇之時乃欲為



男女成婚以廢大禮是豈所忍為哉不允所奏  
憲廟大婚在天順八年之七月雖託之遺詔而士大夫多  
以為非故南京禮部右侍郎章綸有請待來春之奏

衫帽入見

唐書李訓傳文宗召見訓以衰龕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  
山人宋史蔡挺傳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  
喪聽以衫帽入則唐宋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謁  
官長輒易青黑與常人無異是又李訓之不如乎

奔喪守制

記曰奔喪者自齊衰以下是古人於斯功之喪無有不奔  
者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甲戌除期年奔喪之

制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喪俱得奔赴至是  
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  
制或一人連遭數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  
數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  
期服不許奔喪詔從之此出於一時權宜之政沿習以來  
至三百年遂以不奔喪守制為禮法之當然而倍死亡哀  
多見於搢紳之士矣

其散樞由于遠任者近在三五百里即夕曠廢之患矣武庫

此六甚是不必拘泥古制  
惟本生父母喪應不以期  
年為斷乃合人情天理

實錄又言二十七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監察御史陳  
德文奏言嫁母劉氏卒乞奔喪許之德文四歲喪父家貧  
隨母嫁陳氏後年長歸宗至是其母卒時已除奔喪之制  
德文懇請甚至上特憐而許之是聖祖雖依吏部之奏而



仍通於人子之情固未嘗執一也

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喪亂

以來浸已廢墜竊謂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著之

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並依洪武

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

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為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

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唐書王方慶傳見上○

一月丁亥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當正旦及緣大禮應朝

官并六品清官並衣朱衣六品已下並許通著袴褶朔望

日文武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準式不合著朱衣袴

褶者其日聽不入朝暢當傳入公門變服今期喪已下

慘制在外諸司素服治事仍用麻為祭祀宴會俾佐貳攝

是也之未任之官無得謁選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

不許嫁娶十五日禫後復故其有期功喪宴會作樂者官

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清議庶幾民德歸

厚若夤緣干請之風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廣西布政使臧哲以母喪去官上思之

特遣人賜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

職而家居者皆有賜焉十七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員丁憂

已在職五年廉勤無贓私過犯者照名秩給半祿終制在

職三年者給三月全祿

丁憂交代

昔時見有司丁父母憂聞訃奔喪不出半月近議必令交代方許離任至有欠庫未補服闋猶不得歸者是則錢糧

大功以下殊可不亡且與期斬何別

據此似專為杖期言之其他期喪則無十五日禫除之禮也



近日俸固不足又為之上者  
誅求百出欲不虧庫不可  
得也

再直禁貪

嘻笑甚於怒罵武屏

為重倫紀為輕既乖宰物之方復失使臣之禮其弊之由  
始於刻削太過蓋昔者錢糧掌於縣丞案牘掌於主簿稅  
課掌於大使余家有嘉靖年買地文契皆用稅課司印萬曆後用縣印為令者稽其要  
而無所與焉又皆俸足以贍其用而不取之庫藏故聞計  
過行無所留滯而亦不見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則州縣之  
中錐刀之末上盡取之而大吏之誅求尤苦不給庫藏罄  
乏報以虛文至於近年天下無完庫矣即勒令交代亦不  
過應之以虛文徒滋不孝之官而無益於國計盈虛之數  
也嗚呼君人者亦知養廉為致孝之源乎

陶侃謂王貢曰杜弢為益州刺史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  
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遂來降而

弢敗走今日居官之輩大半皆如杜弢然如此之人作賊  
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

高祖父丹陽尹順之

憂時為齊隨王鎮西諮

議參軍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劔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前  
行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廟月中再過每至  
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動左右然則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遺  
小國之臣必有使之各盡其情者矣

疑當從報字通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訖即去  
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  
父母之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竊  
以為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且萬里及其文移往



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  
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形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揆  
之子情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  
陳於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  
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 武官丁憂

晉書言姚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  
奔赴及期乃從王役宋岳飛乞終母喪以張憲攝軍事步  
歸廬山元史言成宗詔軍官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  
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則今制武官不下憂非一  
道同倫之義也國史言洪武二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

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柩歸葬鄉里廷議勿許  
上特可之豈非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者邪

### 居喪飲酒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  
餘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過坊市飲酒食肉詔各決四十  
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冊府元龜十二年四月辛丑駙馬

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宴飲季友削官  
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以不能  
訓子削階舊唐書本紀以禮坊民而法行於貴戚此唐室之所

以復振也

姚興時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



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  
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而逃匿終身  
不敢見僭亂之國猶有此人

匿喪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  
理寺斷流奉敕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  
道每先於德本貴持國法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  
賓幕比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匿母  
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  
十惡難寬將復投荒無如去世可賜自盡其觀察使判官  
錄事參軍失於糾察各有殿罰

此事不可不論武屏

國恤宴飲

春秋傳言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衛大夫孫文子邑聞鐘

聲焉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

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獻公卒未葬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漢魏以下

有山陵未成而宴飲者漢書元后傳司隸校尉解光奏曲

陽侯王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

掖庭女樂五官般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造就國其兄子成都侯況免

爲庶人歸故郡魏書甄楷傳除祕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

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是也有國喪未期而宴飲



者晉書鍾雅傳拜尚書左丞奏言肅祖明皇帝棄背萬國  
尚未期月聖主編素百寮慘愴尚書梅陶無大臣忠慕之  
節家庭侈靡聲伎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  
整王憲是也時穆后臨朝特原不問然百僚憚之有國忌而宴飲者舊唐書  
德宗紀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駙馬都尉郭曖王士平及  
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飲貶官歸第是也此皆故事之  
宜舉行者禮者君之大柄可聽其頽弛而不問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  
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  
于相二也未及末命卽立族子爲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  
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  
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濩無紀後之爲國者並  
當取以爲戒元更元雅武庫不殺大臣是美事然如蔡京秦檜丁大全則又失刑也武庫

邵子曾言之矣武庫

日知錄卷之十五



潛邱按愚嘗見茅鹿門  
許韓昌黎贈張童子  
序曰張本與昌黎同  
舉進士不覺失笑童子  
自是明經昌黎方是  
進士兩人出身各不同  
昌黎榜進士凡三十餘  
人姓名具在無所為重  
子也鹿門其未識古  
今貢舉之制乎今見  
寧老此論實獲我心  
又按金有經義進士詞  
賦進士進士中並二種  
六不可不知

日知錄卷之十六

明經

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日秀才二日

明經三日進士四日明法五日書六日算大唐新語隋煬

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

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金史移刺履進士之科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以經義

初因之高宗時禱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取者謂之明經

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不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

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之進士亦唐之明經也

唐時入仕之數明經最多考試之法令其全寫註疏謂之

帖括議者病其不能通經權文公謂註疏猶可以質驗不



者儻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今之學者并註疏而不觀殆於本末俱喪然則今之進士又不如唐之明經也乎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未有唐已來無其人杜氏通典

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

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

初黃門侍郎劉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

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

道未至豈使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

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字出史記賈生

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等之議則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

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開

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

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是則秀

才之各乃舉進士者之所不敢當也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

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貼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拔獎應者多落之三十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四年已後復有秀才



年來無登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乃令長官特考其常年舉送者並停冊府元龜又言代宗朝楊綰為禮部侍郎請制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而舊唐書儒學傳馮伉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則是嘗行之而旋廢耳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秀才考

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之能訪對不

休秀才之目文選任助為蕭揚州作薦士表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是又進士求試秀

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才之名自

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令又不謂之秀才而謂之讀書人以讀書人三字最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為不曉事之名目矣云

明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如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

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府知府童權為揚州府知

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

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是也亦嘗舉

孝廉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為

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

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

右僕射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

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

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

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太祖實錄許瑗饒之樂平人至正中

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會試不第在宋為漕試謂之發解第階之解送南宮會試耳試不第

者須再試未階以入仕也及累舉不第然後有推恩焉謂之特奏者不復繫諸鄉舉矣元時亦然至國朝始定為入



仕之途則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時亦有不須再試而送南宮者謂之免解進士澠水燕談仁宗籍田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諸

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孟浩然應進士不第杜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溫庭筠大中初應進士累年不第吳筠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中鄭遨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鄭珣舉進士數不中司空頊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馮玉少舉進士不中李鏐少舉進士累不中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賈緯少舉進士不中

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宋徽宗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至萬五千人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唐文宗開成三年五月丁巳朔勅禮部貢院進士舉人歲限放三十人及第進士舉人者謂舉進士之人也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

謂之進士也

永樂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

按察司不體朝廷求賢之盛心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

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及至會試下第其中文字

稍優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國監以致天下士子

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雙流縣知縣

孔友諒上言乞將前此下第舉人通計其數設法清理是

明初纔開舉人之塗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舉人猶令入監讀書三年許以省親未有使之游蕩於人間者正統十四年存省京儲始放回原籍其放肆無恥者游說干謁靡所不為已見於成化十四年禮部之奏至於末年則挾



制官府武斷鄉曲於是崇禎中命巡按御史考察所屬舉人間有黜革而風俗之壞已不可復返矣

###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的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

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會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

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及第而稱

進士也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後又廣之曰賜

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

之人者在乎賜及第賜出身而不在于進士也宋政和三

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

郎徐禪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止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

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

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

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唐書選舉

志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之類見於史者凡

五十餘科開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謂之科目宋王安石始罷諸科今

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猶沿其名謂之科目非

也

王維楨欲於科舉之外倣漢唐舊制更設數科以收天下

之奇士不知進士偏重之弊積二三百非大破成格雖

今人會試得中未及殿試者凡文移止稱會試中式舉人不稱進士



有他材亦無繇進用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且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

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為無得也

宋初承周顯德之制設三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竝許應詔景德增為六科熙寧以後屢罷屢復宋人謂之大科葉祖洽傳太宗歲設大科邵氏聞見錄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名世今以殿試進士亦謬謂之制科

宋徐度卻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竝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詔文

有道侔伊呂科張曲江所應也有詞標文苑科張道濟所應也有洞曉之經科獨孤常州之所應也哲人畸士隱淪屠釣科李玄成所應也又有臨難不顧狗節寧邦科薛少仔稷所應也長才廣度沉迷下僚科張倚所應也文詞雅麗科彭殷賢所應也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為一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者為一科才識兼明文理可使從政者為一科識洞豁畧運籌決勝者為一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者為一科

臣於內外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理達於從政等六科天聖七年復詔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罪及私罪情理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前六科仍先進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候到下兩省看詳如詞理優長堪應制科具名聞奏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襍類者竝許本處轉運司逐州長吏奏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體量存行止別無玷犯者即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詞理稍優即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於部內選有文學官再看詳實有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禮部委主判官看詳選詞理優長者具名聞奏餘如賢良方正等六科熙寧中悉罷之而令進士廷試罷三題而試策一道建炎間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

高宗立博學宏辭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禱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場詔誥表三題內科一道亦是略倣此意而苟簡濫劣至於全無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則專重初場之過也



甲科

潛邱按唐書諸進士科試時務策五條帖所讀一大經策全得為甲第策得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九年四月甲戌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勅曰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楊綰傳天寶十三載玄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超授右拾遺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冊府元龜杜甫哀蘇源明詩曰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闕然則今之進士而概稱甲科非也

隋書李德林傳楊遵彥銜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是則北齊之世即已多無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見漢書儒林傳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補先生

十八房

今制會試用考試官二員總裁同考試官十八員分閱五經謂之十八房宋史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嘉靖末年詩五房易書各四房春秋禮記各二房止十七房萬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減書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書易卷

潛邱按漢書儒林傳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如此則三科故事俱全



竝多仍復書為四房始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詩各一  
 房為二十房天啓乙丑易詩仍各五房書三房春秋禮記  
 各一房為十五房崇禎戊辰復為二十房辛未易詩仍各  
 五房為十八房癸未復為二十房今人概稱為十八房云  
 戒菴漫筆曰江陰李余少時學舉子業竝無刻本窓稿有  
 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窓下課數十篇每篇膽  
 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錢或二文或三  
 文憶荆川唐順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  
 家同刻方山薛應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臾其常熟門  
 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間板今滿目  
 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愚按弘治六年會試同  
考官靳文德批已有自

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彼時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常彝曰十八

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鈔玄錄始旁有批點自玉房仲士遜

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

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

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

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

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士人

而他書一切不觀昔丘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

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

備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

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



潛邱按歸太僕送童子鳴序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其議論與寧老正同寧老殆六習聞鄉先生之緒論者與

潛邱按前云進士御試對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此自指策而言與經義無干今云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當時何由

始終感喟為此事

如弁髦宋史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或發策用事詎外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逾甚時謂之謬種流傳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與而甘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小周之

衰余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通旁經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呵其論流傳至今雖不有甚弊孰能免諸以為必不得顯業於帖括而將為坎軻不利之

人豈非所謂大人患失而惑者與陸氏曰大人懼違眾而

俗之說而亦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日可以無學

### 經義論策

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最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

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

經義始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

為之

宋史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

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較祖宗舊制御試進士

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

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三題

舊法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

試策此後全試三題是當時即以經義為在外準備之文

矣宋史徐禧傳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變

也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

解義荆公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

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并學究而非其本質乎此法不變



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矣

趙鼎言安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陳公輔亦謂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而習其所為三經新義皆穿鑿

破碎無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謂時文既非經傳復非子史展轉相承皆杜撰無根之語前輩時文無字不有出處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處無根之語不得人交自當擺指而退矣金史以是科名

明呂元年令舉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處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為白徒而一舉於鄉即以營求

關說為治生之計於是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寧斯民之淳厚豈非卻行

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

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元制有四書疑本經疑

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此即宋時法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

事試之曰駢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曰朕特

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待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

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讀此制真所謂求實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

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內科



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交辭增而實事廢蓋與初詔求賢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餘年非所以善

述祖宗之意也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其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 宣德

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龜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池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上從之

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苟學識之可取

則劉蕡之對止於一篇已足蓋一代之人才徒以記誦之多書寫之速而取其長則七篇不足為難而有併作五經

二十三篇如崇禎七年之顏茂猷者奉旨特賜中式及殿試第二甲第二各賜

進士亦何裨於經術何施於國用哉 今特罷五經蓋以此武庫

今五經且指不勝屈矣

實錄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

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

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賜羅綺襲衣巾

鞞禮遇甚厚後來庶吉士之制實本於此是則聖祖所望於諸生者固

不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無通經之士使一代籲俊

之典但止於斯可歎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廟論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朝

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繇牧守匪人牧守匪

人繇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

理不明此豈可任安民之寄當日貢舉之行不過四十年

而其弊已如此乃護局之臣猶託之祖制而相持不變乎



三場

今猶病其多過二三十  
題舉子掉頭去之矣

愚意亦然但第一場宜雜問  
經史疑義第二場策問第  
三場詩賦則盡善矣

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復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為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舉人以二千人為率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襍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復兩漢舉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則文忠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



卓然之論武屏

未亦有場中代作場  
外傳通并免記誦之勞  
人心愈壞矣

尚不止此

臺快武屏

亦自此而清也

擬題

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卽以所記之文抄贍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四書亦然發榜之後此曹便為貴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館選天下之士靡然從風而本經亦可以不讀矣予聞昔年五經之中惟春秋止記題目然亦須兼讀四傳又聞嘉靖以前學臣命禮記題有出喪服以試士子之能記否者百

年以來喪服等篇皆刪去不讀今則并檀弓不讀矣書則

刪去五子之歌湯誓盤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顧命康王

之誥文侯之命等篇不讀詩則刪去淫風變雅不讀易則

刪去訟否剝遯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讀止記其可以出

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

盈尺

隋書崔

因陋就寡赴速邀時

舊唐書薛

昔人所須十

年而成者以一年畢之昔人所待一年而習者以一月畢

之成於勦襲得於假倩率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

知為何書者故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

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請更其法

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



先無此主司

今又不然三場題主司或密授甚至有代主司作策問者無不入殿可勝歎哉

此則過難

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如易之鄭王詩之毛鄭春秋之三傳以及唐宋諸儒不同之說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漢所謂發策決科者正是如此其對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宋史劉恕傳舉進士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列註疏方引先儒異說未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宋文鑑載張庭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經義一篇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之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又不然則姑用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韻不可必交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其表題專出唐宋策題兼問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載人自不得不讀通鑑

矣夫舉業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為無益於一經學者也今猶不出於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不當分經試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莊諸書命題如卮言日出賦至相率扣殿檻乞示者今不過五經益以三禮三傳亦不過九經而已此而不習何名為士宋史馮元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以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人治一經而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

石林燕語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襍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



之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多遺誤若今人問答之間稱其所習爲貴經自稱爲敝經尤可笑也

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覲倖之人少少一覲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漸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若責士子以兼通九經記通鑑歷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為必好學能文之士喜而不學無文之士懼也然則爲不可之說以撓吾法者皆不學無文之人也人主可以無聽也

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暫停考試數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晉元帝從元坦之議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胡三省註緩古之人有行之者

題切時事



日知錄 卷之十六  
考試題目多有規切時事亦虞帝予違汝弼之遺意也宋史張洞傳試開封進士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則盡官師之規遠則通鄉校之論此義立而爭諫之塗廣矣

天啓四年應天鄉試題今夫弈之爲數一節以魏忠賢始

用事也浙江鄉試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以杖殺工部郎萬燦也七年江西鄉試題皜皜乎不可尚

已其年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建祠國學也萬齡疏以忠賢芟除奸黨

爲誅少正卯定三朝要典爲作春秋請上特製碑文并祠其父於後室以比於啓聖崇禎三年應天

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

也此皆可以開帝聰而持國是者時當季葉而沔水鶴鳴

之義猶存於士大夫可以想見先朝之遺化若崇禎九年

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以公孫彊比陳

啟新是以曹伯陽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啓七年順

天鄉試書經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比魏忠賢則又無將

之漸亦見之彈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邊邊臣不納雖有社稷爲重之說

然當時朝論卽有以奉迎之緩爲譏者順天鄉試題所謂

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蓋有諷意

### 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



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演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爲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八股者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爲時文者豈必

裂規偃矩矣乎

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爲多此宋人相

傳之格本之唐人賦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

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爲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

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據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試錄文字之體首行曰第一場頂格寫次行曰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五經及二三場皆然至試文則不



能再下仍提起頂格此題目所以下二格也若歲考之卷則首行曰四書頂格寫次行題目止下一格經論亦然須知自古以來書籍文字後來學政苟且成風士子試卷省卻首行無不頂格寫者四書各經字竟從題目寫起依大場之式概下二格聖經反下自作反高於理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異者沿此之例不論古今詩文概以下二格為題萬曆以後坊刻盛行每題之文必注其人之名於下而刻古書者亦化而同之如題曰周鄭交質下二格其行末書左丘明題曰伯夷列傳下二格其行末書司馬遷變歷代相傳之古書以肖時文之面貌使古人見之當為絕倒

程文

自宋以來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人之式試後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錄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別謂之墨卷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為之故日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判



舉子第二場作判五條猶用唐時銓試之遺意至於近年士不讀律止鈔錄舊本入場時每人止記一律或吏或戶記得五條場中即可互換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為可笑通典選人條例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恥請榜示以懲之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晚逼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一般者救貢院擢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為官劉瑩等既不攻交只合直書其事豈得相傳稟草侮瀆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宋史太祖紀開寶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濟坐試判假手杖除各夫以五代偏安喪亂之餘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統作人之盛而士子

公然互換至一二百年目為通弊不行覺察傳之後代其不為笑談乎

試判起於唐高宗時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今國朝之制以吏部選人之法而施之貢舉欲使一經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

如文苑英華所載黃  
閩州之類



換判之風不知起自何時  
時沿至今日即監臨大臣  
亦以為故常而不之禁  
矣武所

不用假設甲乙止據律文尤為正大得體但以五尺之童  
能強記者旬日之方便可盡答而無難亦何以定人才之  
高下哉蓋此法止可施於選人引試俄頃之間而不可行  
之通場廣眾竟日之久宜乎各記一曹互相倒換朝廷之  
制有名行而實廢者此類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  
通典所云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文斷決不乖經義者乎

### 經文字體

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經全文百  
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  
法是亦非難但分為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  
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各第二場乃考

其文義則矍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為  
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  
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  
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  
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  
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汁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乃  
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  
之方謀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為順人情  
而已德輿權文公有言常情為習所勝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  
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  
原始要終長轡遠馭者邪古今一揆可勝慨息



史學

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  
曄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  
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  
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  
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  
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  
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謂南朝劉宋也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  
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  
謂唐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朱  
亦嘗議分年試士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  
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曆地

理為一科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  
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舉人輕視史  
學今之論史者獨取漢唐混一之事三國六朝五代以為  
非盛世而恥談之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  
疎密區處兵民之方形勢成敗之迹俾加討究有補國家  
請論春官凡課試命題襍出諸史無所拘忌考覈之際稍  
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

史言薛昂為大司成寡學術士子有用史記西漢語輒黜  
之在哲宗時嘗請罷史學哲宗斥為俗佞呼何近世俗佞  
之多乎



日知錄卷之十一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去三





